

鍾河林 曹必宏 主編

血與火的記憶

——台灣抗日檔案文獻詩文選編

線裝書局

文章人物卷

鍾河林 曹必宏 主編

血與火的記憶

——台灣抗日檔案文獻詩文選編

常州大學圖書館
藏書章

綫裝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与火的记忆：台湾抗日档案文献诗文选编，文章人物卷 / 钟河林，曹必宏主编. — 北京：线装书局，2015.9

ISBN 978-7-5120-1908-9

I. ①血… II. ①钟… ②曹… III. ①抗日战争—史料—台湾省 IV. ①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8937 号

血与火的记忆——台湾抗日档案文献诗文选编

主 编 钟河林 曹必宏

责任编辑 赵 鹰

装帧设计 张万兴 赵 亮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四一号

邮 编 100009

电 话 64045283 (发行部)

64045583 (总编室)

网 址 www.xzhbc.com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一〇八千字

六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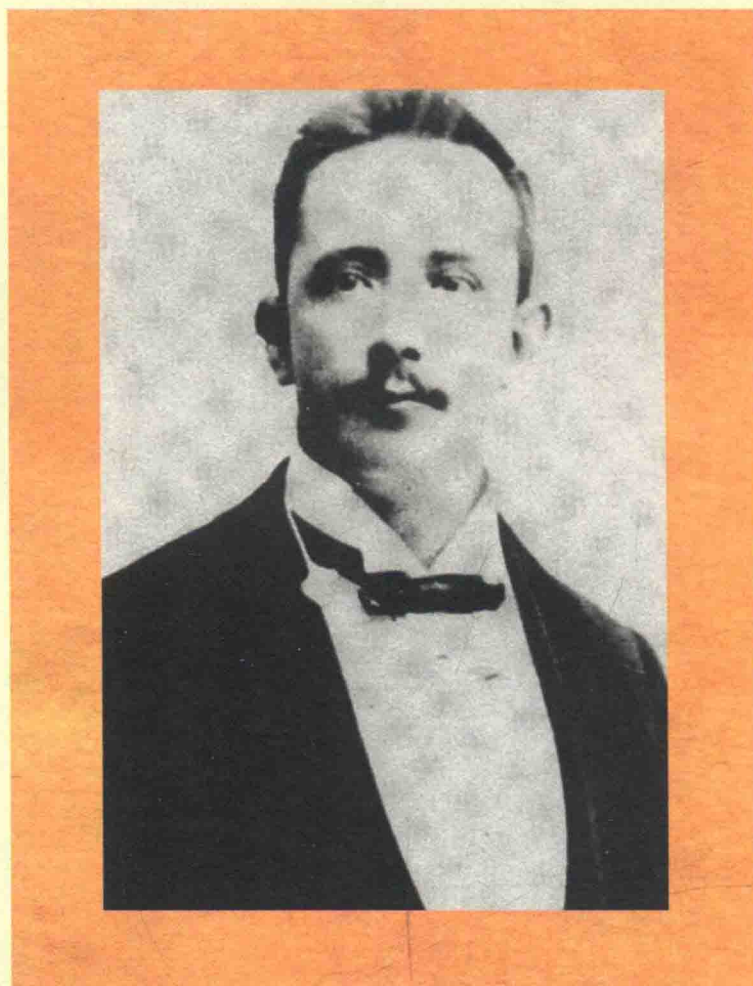
二〇一五年九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一五〇〇套

二三〇〇元 (全三册)

定 印 版 印 字 印

价 数 次 张 数 刷



：羅福星（1886 年 -1914 年），於 1914 年組織苗栗抗日起義，同年被捕就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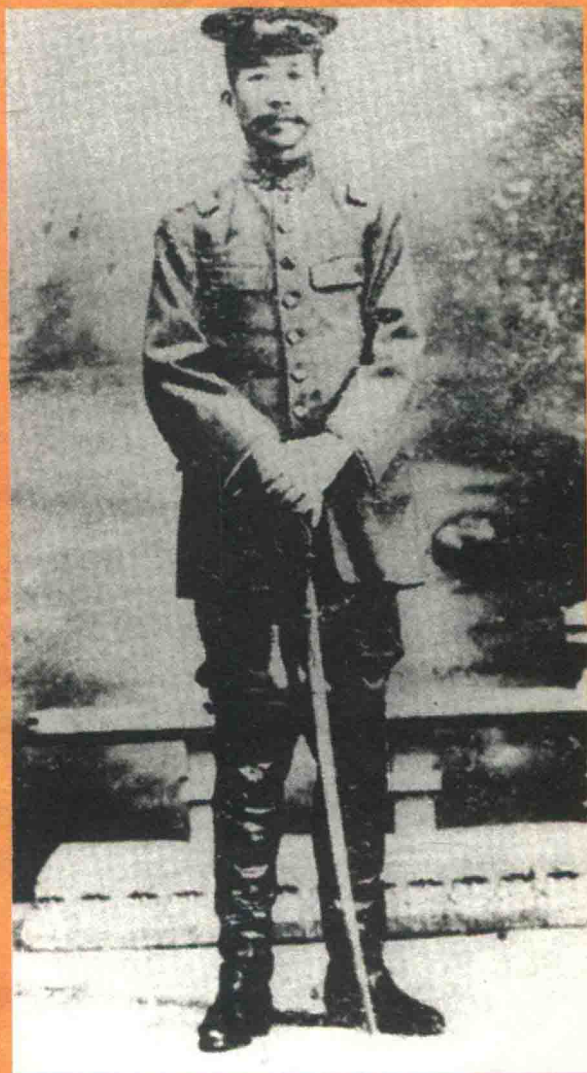
念台精舍

掃除萬事付諸命
卓犖高才獨見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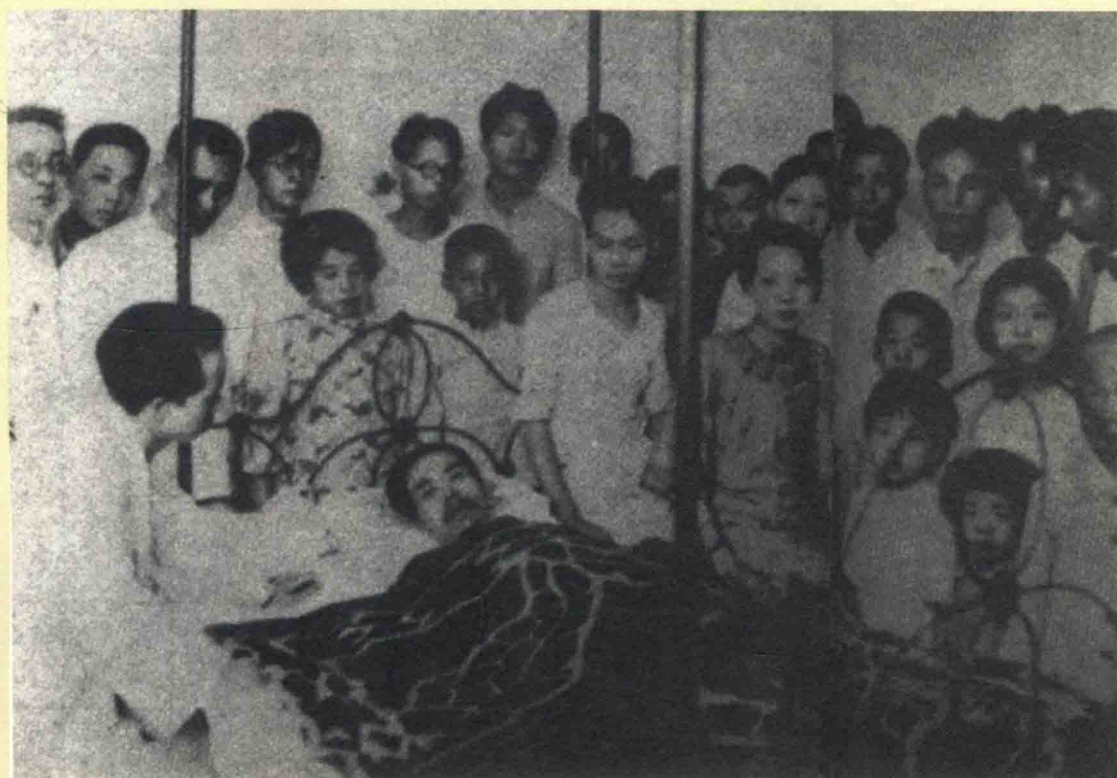
“念台精舍”門額及對聯。丘念台 12 歲之前一直在此接受傳統教育。



1930年10月，霧社山林原住民與日本殖民當局發生衝突，奮起反抗，日本出動大批軍警鎮壓，對霧社原住民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圖中居中者為“霧社起義”領導人莫那魯道。



台籍志士林祖密（1877-1925 年），畢生追隨孫中山先生，曾參加護法之役。



蔣渭水臨終前留影

目錄

文章編

- | | | | |
|----------------------|-----|--------------------------|-----|
| 憤怒的台灣／蘇新 | 〇〇二 | 台胞的血淚與奮鬥／(台灣)王曉波 | 〇八四 |
| 前僕後繼五十年／陳孔立 | 〇一八 | 全國抗戰中的台灣同胞／林其泉 | 〇九一 |
| 乙未風雷／汪柏田 | 〇二六 | 抗戰期間台灣同胞在大陸的抗日鬥爭／丘晨波 | 〇九四 |
| 共吊沉淪甲午年／蔡子民 | 〇四〇 | 勇保家園——廈門台胞的抗日復土運動／洪蘭仁 | 一〇五 |
| 台胞抗日的雲林事件／(台灣)王曉波 | 〇四六 | 抗日烽火中的海南島台胞／鄭興華 | 一〇八 |
| 羅福星與苗栗事件／周大計 曾潤梅 | 〇五一 | 活躍在抗日前哨的台灣少年團／李林 | 一一七 |
| 餘清芳與西來庵事件／陳小沖 | 〇五七 | 在祖國抗戰中的台灣少年團／李青 | 一二二 |
| 英勇抗日的台灣高山族人民／陳國強 林瑞霞 | 〇六一 | 日據末期台灣學生的抗日運動／(台灣)藍博洲 | 一三〇 |
| 霧社起義和高山族抗日英雄莫那魯道／潘秀和 | 〇六五 | 抗戰末期台灣島內青年學生的反日鬥爭／陳炳基 | 一三九 |
| 台灣反日民族解放運動／蔡子民 | 〇七一 | 在抗日烽火中成長的台灣少年團／徐光 朱曉楓 | 一四六 |
| 台灣學生在閩南的反日民族 | | 黃莘 劉惠敏 陳金澤 張沱 張峰 許靜飛 蔡東南 | 一五〇 |
| 解放運動／(台灣)藍博洲 | 〇七七 | 李友邦與中國抗戰和台灣光復／(台灣)嚴秀峰 | 一五五 |
| 八年抗戰中的台胞抗戰時期 | | 李友邦與台灣義勇隊／劉芳健 | 一五九 |
| | | 台灣抗日詩史／陳貽庭 | |

人物編

『與其生為降虜，不如死為義民』／汪舟	一六二	我的父親楊誠／楊曉東	二四八
抗日舉人李應辰／李明濱	一六六	台灣人民的優秀兒子蔡嘯／蔡銘熹	二五一
簡大獅血淚剖心跡／何標	一六九	記丘念台的抗日生涯／丘晨波	二五六
民族浩氣長存／蔣建春	一七一	台灣《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宋亮	二六〇
我的父親謝南光／謝秋涵	一八一	抗日酬捐七尺軀／肖林	二六七
懷念父親翁澤生／林江	一八五	『為覓靈方振國魂』／（香港）楊錦麟	二七二
日據時期的台灣女性革命家／（台灣）陳映真	一九七	學者，作家，更是一名戰士／許燕吉	二八〇
回憶我的父親李偉光／李玲虹	二〇三	血灑緬甸戰日寇／林為民	二八二
台灣農民運動的勇敢鬥士簡吉／（台灣）韓嘉玲	二〇九	不做日本臣民的陳文彬／（台灣）藍博洲	二八八
農民運動女鬥士張玉蘭／（台灣）韓嘉玲	二一二	記台灣抗日愛國志士鐘浩東烈士／徐博東 張明華	二九二
哭別莊守阿伯／（台灣）韓嘉玲	二一六	為國何憐兒女情 甘將碧血薦軒轅／劉志增	二九八
終身致力於保存祖國文化的史學家連橫／雷玉虹	二一九	抗爭 光復 暴動 逃亡／周青	三〇二
『杜鵑豈有興亡恨，心血雖干亦自啼』／汪舟	二二九	難忘的年代／蘇菁 蘇群	三〇七
台灣文壇的鬥士楊逵／古繼堂	二三二	抗日時期的難忘歲月／陳明	三一三
台灣義勇隊的創始人、領導人李友邦／李仲	二三七		
懷念我的父親楊春松／楊秀瑛	二四一		

血與火的記憶——台灣抗日檔案文獻詩文選編

文章人物卷

文章編

憤怒的台灣

蘇新

武裝抗日運動

(自1895年至1915年)

(一) 清朝割讓台灣的經過

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歐美帝國主義者相繼侵略中國，正當腐敗無能的清朝政府無法應付這些侵略者之時，東鄰小國日本，乃乘火打劫，展開蠶食政策，藉朝鮮獨立問題干涉清廷，進而開啟戰端，這就是1894年的所謂「甲午之役」。戰爭的結果是，新興資本主義日本竟戰勝了「老大帝國」的清軍，締結《馬關條約》，清廷把台灣割讓給日本。

李鴻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及外相陸奧宗光簽訂《馬關條約》之後，自知喪權辱國，無顏以對國人，乃於還天津之後，

稱病不敢入都，只派伍廷芳攜帶條約至京。因在他未去談判時，對於朝中與日本議割台灣，朝野已一致憤激，台灣方面的官民，抗擊尤為激烈；及《馬關條約》發表，國內外官民，更上奏拒絕批准，不下數百起。當時康有為等數千人上書，文辭激烈悲壯，使清廷亦為之愧悔，下令李鴻章改議。但李以為，既然以全權簽約，如加更改，將貽笑萬邦，堅決不從。

反對派的活動毫無結果，列強尤其英美又多偏袒日本（俄、德、法曾極力阻擋，但毫無效果，此亦為日俄戰爭之遠因），清廷乃命伍廷芳為「換約使」，赴煙台換約。日本換約使伊東已代治也至煙台，於1895年5月8日夜間換約。至5月18日，清廷命李鴻章之子李經方為「割台灣使」，日本即以樺山資紀為台灣總督，在基隆口外日艦上，進行奇恥大辱的台灣授受勾當。

(二) 台灣人民的獨立抗戰與『台灣民主國』的成立

台灣割讓給日本的消息，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悲憤反對，

台灣居民尤痛哭呼號，起義反抗。台灣巡撫唐景崧，聞《馬關條約》中已將台灣割與日本，立即致電總理衙門，乞在華外國公使支援，並求英國出而主持公義，及求法國派兵來援，以反抗日本，但均無所成，始知帝國主義者原為一丘之貉，不足以倚，乃決心獨立抵抗。

是時紳士丘逢甲亦率領人民謁巡撫唐景崧，提議台灣實行獨立自主，反抗日本侵略。唐氏乃與台灣防務幫辦劉永福相謀，成立「台灣民主國」，改年號為「永清」，推唐景崧為總統，發表抗日宣言，並推舉丘逢甲為副總統兼義軍總領，派姚文棟為遊說使，赴北京報告建國真相，並與國內反對和議割台之大員，如張之洞等及中央軍機處官員，暗相聯絡，以便獲得國內支援。

但日寇為實現其占領台灣的野心，不惜出動大兵，以台北川宮能久親王為司令，率領近衛師團大舉侵台。由台灣東北角澳底登陸，越三貂嶺，攻陷基隆。台北地方的民眾，仍不斷地和日軍進行戰鬥，展開激烈的遊擊戰。

在這時候，台北浪人辜顯榮前往基隆，引導日軍攻台北。丘逢甲聞訊，急調台中義軍馳援，但行至中途，台北已被攻陷了。台南人民在唐景崧出走及台北陷入敵人手裏的情況下，公

舉劉永福為抗日統帥。

日軍得台北後，一面侵宜蘭，一面攻新竹。丘逢甲率領義軍（民軍）在新竹一帶與日軍大戰。新竹、嘉義、彰化等地之會戰激烈空前，一說日寇能久親王實於嘉義之役陣亡，日人秘而不宣，卻說在台南病死。嘉義陷後，終因餉缺糧絕，孤立無援，義軍統領丘逢甲亦不得不離台。

在台南方面，即由劉永福領導，繼續團結散軍，結合全島富紳，召集義民，募集軍餉，征募抗丁，訓練抗日民軍，以黑旗為徽號，因此有「黑旗軍」之名，聲勢仍極浩大，堅持保衛台灣，反抗日軍到底。

其時日本大本營，則制定三面進攻計劃：在台北編成「南進軍」，派能久親王率近衛師團，由彰化經嘉義向台南；派乃木中將率第二師團，由南部枋寮登陸，經鳳山侵台南；又派貞愛親王率混成旅團，在西部布袋嘴登陸，犯台南前方側面，圍攻台南。但遭遇意外頑強的抵抗，缺乏新式武器與訓練的台南抗日軍，到處對日軍加以阻擊，經過一個月的血戰，日軍攻入台南城。抗日統帥劉永福，不顧日軍一切誘惑，堅持抵抗。及大勢已去，乃赴安平，率殘部返大陸。而日軍最高統帥能久親王，一說也於此役陣亡。

日軍攻占台南後，於二月下旬始公布「全台平定」。

據日方事後發表，侵占台灣之役，參加兵力約5萬人，佚子約2.5萬人，馬3400餘匹。戰死和病死者5000餘人，因病送返日本者約2.5萬人，留於台灣治病者5000餘人，總計損失達3.5萬餘人，即出征者的半數以上。但台灣人民被殺死者，據不完全的估計（當時事實上是無法統計），達數十萬，可見日寇征台時的殘忍，以及台灣人民犧牲之大！

（三）初期的武裝抗日運動

南部抗日義軍慘敗之後，日軍宣布台灣『全島平定』。當然這是對外的宣傳，實際上台灣各地，還不斷地發生抗日遊擊戰，成為日據時代台灣人民初期的民族運動的形式。而日方則重演中國歷代統治者的故伎，稱之為『匪亂』。

日本宣布『全島平定』的日子是1895年11月，但是12月30日就發生了林大北領導的抗日暴動，在北部發動，包圍了宜蘭縣。第二年，1896年1月，又有陳秋菊、胡阿錦等所領導的抗日暴動，襲擊台北。此時深坑、士林、滬尾、枋橋（今之板橋）、錫口（今之松山）、瑞芳、金包裏（今金山）、海山口、羅東等處，沒有一處不起來響應，襲擊官衙，占領村莊，包圍及襲擊城市。1896年5月，清軍中的猛將劉德杓率部由卑南入雲林山中，散發檄文，反對割讓台灣，號召台灣人民起

來反抗日本統治者，一時附近居民，紛紛響應，形成台灣中部一大抗日勢力。6月30日，太平頂義士簡義率領部眾，大舉進襲雲林。此外林圯埔（今南投竹山）、南投、台中、彰化、北門、他裏霧（今雲林門南）、鹿港、員林、荊桐巷（包括今雲林縣荊桐、甘厝、甘西、興桐等村）、大埔林（今嘉義大林）等地，亦紛紛響應，起來反抗日軍的統治。7月10日，義士黃國鎮、阮振等大舉包圍嘉義，建立台灣中南部抗日根據地。

日寇對於台灣人民的武裝抗戰，顯得手忙腳亂。他們首先『討伐』門六、南投方面的抗日勢力，鎮壓了簡義。但同年二月19日，民眾領袖柯鐵又與劉德杓部會合，而鄭吉生部於同一天猛襲鳳山。日軍於12月27日，以第二旅團攻太平頂山區的柯鐵所部，但毫無結果，而各地的抗日暴動並不因日軍的血洗而消極。

1897年的台灣，全島還是在騷動中，武裝抗日鬥爭幾乎沒有一天停止過。南部方面：是年11月23日，抗日領袖黃茂松等，襲擊了樸子腳（今樸子）日本所設『支廳』。北部方面：於同年5月8日（即日本正式割台灣入日本版圖的紀念日），陳秋菊所部又大舉襲擊台北，不幸失敗，先鋒部自領袖詹振以下，同時慘遭最殘酷的仇殺，日方公報只承認殺死『匪賊』200餘人，但是實際何止十倍！

(四) 日寇的『撫剿政策』

為了鎮壓台灣人民的武裝抗日運動，日寇最初是採取警察、憲兵、軍隊三者合作的『討伐』，用慘無人道的殺戮、最恐怖的手段，以圖壓服暴動，維持統治。但台灣人民對日寇的仇恨，卻更深了。於是日寇一改過去的武力萬能的一味『討伐』，而新採用所謂『土匪招降』的做法，各地領袖被誘降之後，日寇就實行對他們部屬的分解、監禁和殺戮，到其部屬全面被消滅之後，再將被誘降的領袖加以處死。因此，這種『招降政策』，只能實施於北部，至於南部的領袖，鑒於北部抗日部隊的覆轍，他們不但對日方的引誘置之不理，而且繼續反抗。又由於日寇的苛捐雜稅，激起了台灣人民普遍的反感，台灣的抗日鬥爭，沒有因『招降政策』而消沉，其勢力反而日益壯大。

1898年7月，高乞集結義民占領橫山，又與林添丁所部聯合襲擊店仔口（今台南白河）日本辦務署，這是南台北路的情形。南台的南路，抗日勢力更盛，據日方報道，在林少貓、林添福等領導之下，亦有武裝人員3000餘。同年年底，大舉襲擊各州廳日本辦務署。12月19日，下淡水溪地方的抗日部隊攻入恒春，與高山族700餘人聯合，襲擊日本辦務署，占領日本各機關，歷時十餘日，至31日始退出。

日本的誘降政策，在南部完全失敗，因此日寇不得不再實施恐怖的『討伐』和血腥的屠殺政策，對於凡曾有抗日分子存在的村莊，不分皂白，一律焚殺。1899年1月，日軍以大隊猛攻雲林，並且利用清朝方面的奸細，誘捕該地抗日領袖劉德杓，移交清廷，才算一時壓下了雲林方面的抗日勢力。

從此以後，日寇就開始進行無情的『血的掃蕩』。1899年3月，大坪頂（今高雄小港、坪頂、大坪等地）地方的柯鐵、後大埔（今嘉義大埔）的黃國鎮、凍仔腳的林添丁等人被圍困，不得已由領袖個別出降。同年4月，十八重溪的阮振，5月12日，南路的林少貓，被攻亦暫時『歸順』。同年12月，拒絕誘降的高乞、魏開、盧石頭等部，受到日軍第三旅團的圍剿；1900年5月1日假降的雲林柯鐵所部又起反抗，終因遭到日軍第三師團的掃蕩而被消滅。

20世紀一開始，1901年2月，詹阿瑞領導發動了對台中日寇的大舉進攻，同年11月23日，嘉義的黃茂松等亦發動對樸仔腳日本辦務署的攻擊，揭開了20世紀台灣抗日鬥爭的第一頁。

這樣，台灣中南部的抗日民眾，在日軍『血的掃蕩』，眾寡懸殊的形勢之下，堅持作戰十個多月，至是年12月，放棄山抗日根據地被攻陷，黃茂松等40餘領袖慘遭殺害。第二

年三四月，黃國鎮、林添丁先後被捕，均於當日因不屈而被殺。是年4月15日，仍秘密進行抗戰的阮振，在店仔口一役，壯烈犧牲。1902年5月25日，張大猷等360餘人假投降，在這一天日方特別舉行『歸順典禮』時，突然起而暴動，殺死了日方許多重要官吏及將領，最後因寡不敵眾而全部被害。

（五）林少貓事件

林少貓是台灣南部的社會領袖，他在鳳山、阿猴（今之屏東）、潮州、阿里港（今屏東裏港）、東港、下淡水溪各地，有極大的潛勢力。他與台南的林天福和吳萬興等，互通聲氣，以義相結，不甘受日寇的奴役。1898年12月，他們即曾聯合起來，以千餘人出擊潮州日本辦務署，殺死辦務署長瀨戶等，一時台南方面的日寇，亦因而恐慌逃避。是時的總督兒玉源太郎也只好宣布招撫，不惜盡其誘惑之能事，使林少貓等誤中其計，並遭日寇槍殺。事後，日寇又在後壁林慘殺林氏家屬及親友，共男子107人，女子31人，幼童15人。捕獲後殺死的男子31人，女子22人，小兒25人。其慘無人道，已可想見，何況這種報告上的數目，不知已打了多少折扣呢！林少貓之外，其他民族領袖吳萬興、林天福等亦一齊被殺。

據日方文件公布：自1897年至1902年，台灣抗戰志士被

捕者8030人，其中被殺者3473人，而在戰爭中被焚殺活埋者，更不知凡幾。這種台灣人民為國犧牲的精神，真是中華民族最優秀傳統的表現！

（六）武裝抗日的末期

由於日寇之暴虐無道，奸詐虛偽，實行『先撫而後剿』的政策，台灣各地的抗日暴動，相繼失敗了，而以1902年林少貓事件為最後，台灣的抗日鬥爭，也就逐漸衰退下去。

1902年至1907年，這四五年間，表面上台灣人民像是『歸順』了日本帝國主義，但是，台灣人民對日寇的仇恨心，是有增無減，他們隨時都準備著去奮鬥犧牲。自1907年至1915年，這八九年間，此伏彼起，發生了下面幾次大規模的抗日鬥爭：北埔事件1907年11月14日，新竹應月眉莊蔡清淋領導民眾掀起抗日暴動，攻占北埔支廳，捕殺日本支廳長，各官署長官、警察等18人，日官家屬22人，及其他在地方虐待人民的日本人25名。進而南下，直撲新竹。後來在日方台北守備隊、警察隊合攻之下，始被鎮壓下去。

林圯埔事件日本大財閥三菱，在日當局庇護之下，侵占民間竹林，大舉采伐，引起人民的極度反感。於是志士劉乾，號召人民起而抗日，於1912年3月23日，進襲林圯埔支廳（今